



比較文字學淺識

林柷敬

文字學是一種科學，研究文字的本質起源、分類和演變。講清楚了這四種，方能作比較的研究。

文字的本質有二種，一是內在的意義，一是外在的作用。文字的內在意義，好譬圖畫，使人能依着這圖畫，引起一個事情——有人稱之為思想。假使你把「鳥在飛」三個字給一個識字的中國人看，他馬上會引起這樣一段事情：一個尖嘴、細足、姣小的東西，在空中振起翼子飄動。如果你不用「鳥在飛」，而用一幅畫，描一隻鳥在青天中飛，他也會有同上面一樣的感受。文字，跟圖畫一樣，是一種表示事情的符號，用以引起人的感受；不過比圖畫簡單、奧妙一些。所謂簡單，就是不必用許多線條構成，用更少的點劃拼成寫起來就可以。爲什麼奧妙呢？請看下段。

一幅鳥飛的圖畫，不論什麼人，都能感受到一個事情；不過「鳥在

飛」這個「文字的圖畫」，只限於中國人能感受；一個不識漢文的英國人不能。如果把下面一種「文字的圖畫」"Bird flies"，給英國人看，他一定說了一聲：「哦，原來如此！」接着就感受到與我們一樣的事情：一個尖嘴、細足、姣小的東西，在空中振起翼子飄動。所以「文字的圖畫」，有社會上習慣的不同；好像我們的作一方塊一方塊，他們的作一曲一曲。我們不知道誰改變了這「圖畫」的樣子，但各地卻能感受各地的文字樣子，很自然，很習慣，都是不約而同，卻有一些理由可追索。（待後再說）文字是社會上無明文的但最堅固的契約。文字本身不需要這種，但是外在的社會勢力把這種契約加上去，加強了感受成共感。因此文字沒有了圖畫的自由，增加了思想交換與書寫的便利。所以，我們常常說，文字是約定俗成的，是社會而非個人的所有物。

我們來個提要：文字的內在意義是圖畫性的感受，外在作用是社會性的共感。

上面說過，文字的社會化尙有線路可索，我們現在暫緩討論；我們不妨再追索上去，來討論文字的起源，線路或可更清楚一些。

文字怎樣發生的？什麼時候？爲什麼？都很渺茫。牠發生的時候，大概很古很古，與火的使用差不多時候，我們不必計算這些滿是圈的數字。怎樣發生，才是個很有趣的問題。我不是侮辱我們的祖宗都是烏龜與豬羶，類畜生。你總沒見過烏龜與豬羶有文字；但是你總聽見過豬羶叫。叫就是發出聲音，說話。這種「起碼貨」會發音，我們當然也會的。我們的話比牠們多，好，是優勝的事實。在一百萬年前，我們的祖宗羶，也能講很好的話，有一個英國人研究過牠的語言，好像：

Whoo-w (吃的東西) Ch-u-y (喝的東西)

Iocglk (惡獸來了) Ch-in (拿什麼東西)

Yoo-hu (來) Oo-on (愛)

猩猩的話，你看，好像說來很費力的，這是因爲牠們還不能立得很直。人類能立得很直，所以骨盤能平放加大，頭能居中，下巴不致突出，口腔——這是發音的重要機關——能運用自如，說話便容易而清楚了。烏龜不發音，豬羶會發音，猩猩會發困難的音，人類會發便利的音。

人類的音，也隨着人的腦力而發達。何以發達的呢？大概有二派：一主張摹聲說 (Theory of onomatopoeia)，一主張驚歎說 (Theory

of interjection)。前者好像「卽足者謂之雀，亞亞者謂之鴉，岸岸者謂之雁」；後者好像劉師培先生說的：「喜怒哀懼愛惡，古人稱爲六情。而喜字之音，卽象嘻笑之聲；怒字之音，卽象盛怒之聲；哀字之音，卽象悲痛之聲；懼字之音，卽象詭怪之聲……蓋人意所製之音，卽唇舌口氣所出之音也；音蓄於中，賴唇舌口氣爲之達。昔樂記有言：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焉；又曰：感於物而動，而形於聲。」不過，這二種也不盡然：譬如我們聽亞亞而作鴉，英國人也聽見鴉鳴亞亞，爲何不作 Ya，而作 HAYEN？我們象悲痛之聲而作哀，法國人悲傷時也哀哀然，爲何不作 e，而作 malheur？但是世界上也有不少摹聲驚歎之字；我們姑且承認牠都有一半真理，其餘的一半暫時保留因爲語言的契約不知誰創作的。

語言無非爲了便利大家交通，但語言不能傳至久，傳至廣，尙要一種記號把語言記錄下來，讓別地可以感受，後代可以追想，這樣一來，便有了文字的發生。海根 (Haeckel) 說過：「文字的起源，實在是個很渺茫的故事。」真的，故事太遠了，我們不必計算。我們就姑且承認文字是記錄聲音的符號。

讀者不免要問：你剛才說過文字表示事情，現在又說文字表示聲音，甚麼緣故？我回答：事情就是聲音，聲音就是事情，毫無二致。譬如我們說「而之」，英國人說「生」，法國人說「費而」，德國人說「松」，日本人說「母斯哭」，這些聲音裏已安置了事情。父母的孩子，誰安置事情在聲音裏？約定俗成是也。

我們來個提要：「天下事物之象，人自見之，則心有意；意欲達之，則口有聲……聲不能傳於異地，留於異時，於是乎書之爲文字。文字者，所以爲意與聲之迹也。」——陳澧：東塾讀書記。

三

我們已略知文字起源的大概情形。那麼爲什麼文字有種種不同呢？在一個地方文字又相同呢？這便是分類學上的事了。先討論後一個。

文字的老祖宗是輔助記憶的符號（Mnemonic marks），好像結繩，畫卦，木棍上刻洞，都是留着一個記號，使事不易忘卻。起初是個人的事，別人不得其解。後來，人事日繁，須要種種交易，傳達消息等事，情於是大家用慣了，不覺把那種符號「共產化」，久而久之，便趨一律。不過，後來加上了種種聲音——我們記住：先有意，次有音，後有字——種種文字變化，經過社會默許，在這個社會裏便統一相同。——這便是文字社會化的追索；的確是否，未敢確斷。

一個社會默許某種字樣，就產生文字（包括文體）的分野。這個原因，完全出自地理的阻隔。一地有一地的人種類別，社會習慣，語言差異，自然狀態，文字歷史發生於自然，無法推究。

文體的分野有三個原因。（1）書寫工具，如寫在金石上，字易方正，尖形；寫在紙、皮、木等柔軟物上，字易渾圓，曲折。用硬筆及軟筆寫也會不同，硬筆易轉彎，軟筆則否；漢文正楷屬於後者，其餘大部分爲前者。（2）

連寫結果，字須連寫方有意義。初民寫在不平滑的東西上，如石的螺紋，草紙的凹凸，連寫結果，無形中成了或顛或倒，或上或下，或左或右（我們甲骨、鼎彝上之字，可見一般）用得多了，選定某種做標準。（3）裝飾結果，經典上，文書上，法令上，須用裝飾才可顯「神氣」，後來不覺也採作普通的了。英文與德文就可見其大概。

文字的分野有二衍形的與衍聲的。文體的分野有三種：由左至右，由右至左，由上至下。漢文爲衍形，其餘幾全爲衍聲。歐洲字由左至右，希伯來、土耳其等由右至左，漢文由上至下。

四

倍根有言：「科學的區分，不是像許多不同的線交於一角，乃是像許多樹枝附於一幹。」文字的分類亦然。我們儘管依文字結構、讀音、形體分別，總有個源流，從這源流，因各種趨勢，分成種種支流。天下事總如此的。我們把各種文字，歸納起來，約經過四個時期。（1）輔助記憶符號時期，前面已講過，牠是文字史上的盤古。（2）圖畫時期。譬如說文上有種種說明：「倉頡之初作書，蓋依類象形，故謂之文，「文者，物象之本，」一書者，如也。」我們看篆字，可知文字與實物無異。現在像各地土人還習用着。歐洲的文字也都脫胎於古埃及等象形字。這一期是文字史的第一頁。（3）表意時期。有許多抽象空洞無形的字，不能象之以形，那末就把該意的音，用個同音，意義相近的字，加上一個義旁，來代表

牠。這種字我們叫形聲。外國人叫組合文字 (Combining characters)。在我們文字中最多。梁啟超先生有一段很好的敘述：「用 M 母發音，含有模糊不明的意味。由是而晚色微茫不明者謂之暮，有物爲之障而不能透視者謂之幕，不可得見而徒寄思焉謂之慕……視而不明謂之蒙，雨之細而不易見者謂之濛，視官本身不明者謂之矇，矇之甚者謂之盲……」他舉出八十三個 M 的形聲字。其他如「蔑」音者皆有細小之意，如綫、箋、賤、錢、盞等。「八」音者皆有背別之意，如辨、辯、判、莽等。漢字除少數象形字外，餘悉爲形聲字。(4) 標聲時期。因語音中已有了義，其中相同之音，都可歸納爲幾個基本音標，拼成了就可達意，假使承認標聲爲文字演化的最高階段，那末漢文停止在表意時期，誠是可惜。我們敢斷定，文字在輔助記憶與圖畫兩時期，概在一相同樹幹上；到了表意與標聲便分了支別。文字的演變沒有什麼強迫，整個文字學帶着自然主義的色彩。

五

文字學的概念已交代清楚，我們開始比較的研究。比較文字學不必研究各地文字的本質，因其爲普通文字學的一部，前面已講過。以下的程序，將爲這樣：各地文字的起源和演變，分類及舉例，中國文字小論，文字的趨勢及文字學的目的。就循着這次序，和着前面得到的結論，一加以敘述。

文字的老祖宗是輔助記憶的符號，大概是用結繩、畫線、木棍刻洞等。莊子 胠篋篇：「昔者容成氏、大庭氏、伯皇氏、中央氏、栗陸氏、驪畜氏、軒轅氏、赫胥氏、尊盧氏、伏羲氏、神農氏，嘗是時也，民結繩而用之。」不論我國歷史上有無此等人氏，但假設爲遠古之士，而用結繩，也很當然之事。在西洋，如 Quipus 以綵索記事，Wampums 以貝壳記事，也都可靠。即使琉球，至今尙有結繩之風。一琉球所行之結繩，分指事及會意兩類。凡物品交換，租稅賦納，用以記數者爲指事類；使役人夫，防護田園，用以示意者爲會意類。其材料多用蔓藤草莖，或木葉等，今其民尙有用此者。」——林勝邦 涉史餘錄。貴州苗族亦然：「苗民不知文字，父子相傳，以牛鼠虎馬記年月，暗與曆書相合。有人控告，必倩士人代書，性善記，懼有忘，則結於繩。」——嚴如煜 苗疆風俗考。其實苗民亦有文字，不過不識字者恐係如此。就是我人現在每有一事易忘，常拿手帕結在手指上，或在胸前掛張紙條，便是再現。此外，如我人的握手、擲香檳、種種帶戒指法，一一考查起來，至少都存留些蠻風。

文字一進到圖畫時期，因有跡可考，便非常熱鬧了。一種是已消滅的，像埃及等，一種至今還被野蠻民族沿用着。所謂圖畫時期，詳細講來，一種是文字畫，那簡直與畫無異，現今各地土人就是用這種；另一種便是象形字，因爲也從圖畫蛻化而來，結構雖可稱字，仍可歸之於圖畫時期。

據說，邁阿文字 (Maya) 是埃及文字的大哥。這種文字的結構，非

常粗陋，象徵意味非常重，所以極少能直覺了解。邁阿文字有繁體、簡體之分，下面所舉例中，(1)是繁體，(2)是簡體。

(1)	(2)

講到埃及，誰不知道她的偉大的文字，對歐洲文字有很大影響。

文體可分為三種，(1)象形字(Pictogram)，(2)祈神字(Hieroglyph)，

(3)官書字(Demotic)，越後越便利，好像大篆到小篆到隸書。象形字比邁阿精緻，也許受了尼羅河的恩澤，可以從容描畫。祈神字與官書字，已有彎曲，可知為用草紙的結果；這二種更說不定為歐洲文有大小寫之濫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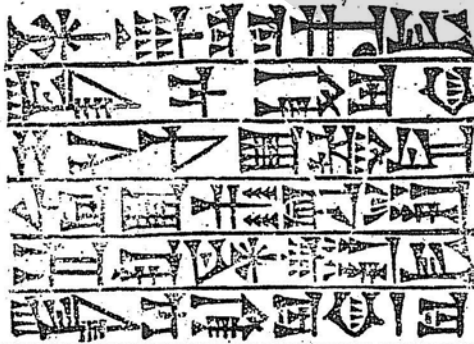
(1) 象形字	(2) 祈神字	(3) 官書字

110199 來。

在古代象形字中，尚有克利特的米諾文(Mino)，希底特文，蘇美利亞文(Sumeria)，古墨西哥文，古中國文等；我們不妨每種舉幾個出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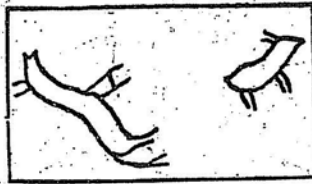
米諾	希底特	蘇美利亞	古墨西哥	古中國

因為使用象形字求簡的結果，字刻在較硬的東西上，不得不帶尖頭形，這樣，產生了楔形文字。楔形字才開始帶有近代字母的樣子。楔形字的開始約當紀元前四五千五百年間，到巴比倫才集大成。我們的漆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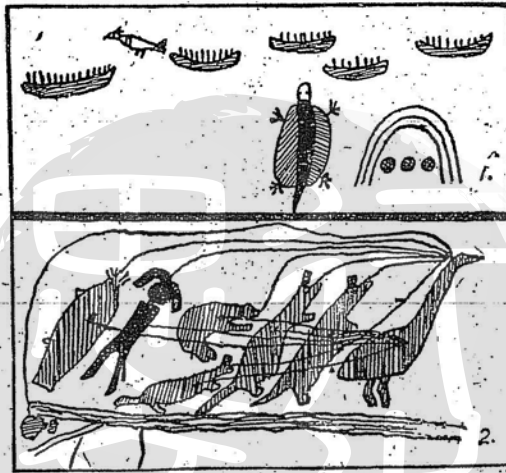


也帶這種意味。上面是楔形文的一般，下面是亞述與巴比倫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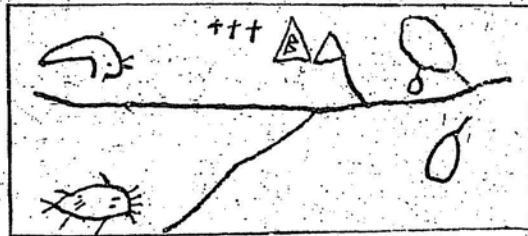
亞述	巴比倫
𐎶 𐎵 𐎴 𐎳 𐎲 𐎱 𐎰 𐎯 𐎮 𐎭 𐎬 𐎫 𐎪 𐎩 𐎨 𐎧 𐎦 𐎥 𐎤 𐎣 𐎢 𐎡 𐎠 𐎟 𐎞 𐎝 𐎜 𐎛 𐎚 𐎙 𐎘 𐎗 𐎖 𐎕 𐎔 𐎓 𐎒 𐎑 𐎐 𐎏 𐎎 𐎍 𐎌 𐎋 𐎊 𐎉 𐎈 𐎇 𐎆 𐎅 𐎄 𐎃 𐎂 𐎁 𐎀	𐎶 𐎵 𐎴 𐎳 𐎲 𐎱 𐎰 𐎯 𐎮 𐎭 𐎬 𐎫 𐎪 𐎩 𐎨 𐎧 𐎦 𐎥 𐎤 𐎣 𐎢 𐎡 𐎠 𐎟 𐎞 𐎝 𐎜 𐎛 𐎚 𐎙 𐎘 𐎗 𐎖 𐎕 𐎔 𐎓 𐎒 𐎑 𐎐 𐎏 𐎎 𐎍 𐎌 𐎋 𐎊 𐎉 𐎈 𐎇 𐎆 𐎅 𐎄 𐎃 𐎂 𐎁 𐎀



這為墨西哥某蠻族所刻於石上的畫。倒下的馬，上向的是羊。此畫常懸於危崖上，以作警告。以意為「羊雖能上去，馬卻要倒下而不能。」



這兩幅是印第安人的創作。1. 幅表示一個渡湖的旅行，帶了五隻獨木舟，舟上的點子表示人數，鳥表示領袖。三個圓圈(日)在三曲線中(天)，表示為三天。鳥，一個地方的記號，表示已安然抵達。2. 為一羣印第安人送達美國議會的議案，種族名表以圖騰(Totems)，像貂、旗、鯊、鶴為領袖。每種獸類的眼中心中有線通到繪的眼中心中，表示一心一意；鶴有一條線通到左角一方塊，表示湖域，蓋此種印第安人，欲在此湖域中得到漁權故也。



這幅是奧治巴處女送她愛人的簡書。其大意為「我和我的二個朋友都在此地勾留，請你快來。」



這是祕魯某族的情詩：1. 描寫愛者，2. 唱歌打鼓，3. 祕密圍其身，4. 融成一體，5. 她在小島上，6. 雖睡能使其聽見聲音，7. 心的表示，8. 有結果。



這是阿拉加斯地方所作的地圖。畫文的字，其大意為通知符，知符，知符，知符，知符，知符，知符，知符，知符，知符。

大概身勢或輔助記憶記號。文字學上很難推究，因無遺跡可查；圖畫時期則可以考古學方法，從洞穴、碑石、遺物等加以研究；即使在我們今日，也有很多原人遺風，如卍、△、十等，以及種種商標、表號，如推進機表飛機，法國用牡雞，英國用雄獅，俄國用大熊，鎌斧為工人，中國用龍，以及我們的五蝠（福）、子、丑、寅、卯等，日本的櫻花……此例甚多，讀者可參閱陳之佛所編表號圖案。圖畫時期才是文字的開始。表意時期，就是我們的漢文。標聲字已為語言學問題，無多大興趣；因文字學重於字形，不在乎字音。歐洲各國，文字就是語言。

因遠適異域，尋求新地，或為僑民、經商，侵略其他種族，或勝或敗，在交通逐漸發展的當兒，文字乃起變化；或省或加，或左右倒之，生了各種分野和吸收。這叫做文字的演變。海根（Hugo W. D. Hacken）作了一個極寶貴的文字演化圖，載於其所著文字的起源中；本文根據此文不少。（譯者賀昌羣先生。）原作者分論各字，我則重合之成一表，以求簡單；其中描述各漸變狀態，因無法安插，刪之；說明亦刪了；好在有讀者的推想。讀者可從此表中，知道世界文字都「出在一隻機統管」，無論音同字異，音異字同，都有共同家譜可索。人類由合而分，再由分而合，其理用之於何物，千古不易。——請看：

文名	字名	A	D	F	K	L	M	N	P	S
邁阿文	𐎠	𐎡	𐎢	𐎣	𐎤	𐎥	𐎦	𐎧	𐎨	𐎩
埃及文	𐀀	𐀁	𐀂	𐀃	𐀄	𐀅	𐀆	𐀇	𐀈	𐀉
愛爾蘭文	𐌀	𐌁	𐌂	𐌃	𐌄	𐌅	𐌆	𐌇	𐌈	𐌉
日耳曼文	𐌰	𐌱	𐌲	𐌳	𐌴	𐌵	𐌶	𐌷	𐌸	𐌹
拉丁文	A	D	F	K	L	M	N	P	S	
俄羅斯文	А	Д	Ф	К	Л	М	Н	Р	С	
格特哥力司文	𐌆	𐌇	𐌈	𐌉	𐌊	𐌋	𐌌	𐌍	𐌎	𐌏
希臘文	Α	Δ	Φ	Κ	Λ	Μ	Ν	Ρ	Σ	
科布替文	𐌆	𐌇	𐌈	𐌉	𐌊	𐌋	𐌌	𐌍	𐌎	𐌏
撒馬利亞文	𐤀	𐤁	𐤂	𐤃	𐤄	𐤅	𐤆	𐤇	𐤈	𐤉
希伯來文	א	ד	פ	ק	ל	מ	נ	ר	ס	
滿洲文	ᡀ	ᡄ	ᡈ	ᡊ	ᡎ	ᡐ	ᡔ	ᡖ	ᡘ	ᡚ
蒙古文	ᠠ	ᠳ	ᠦ	ᠬ	ᠯ	ᠮ	ᠨ	ᠰ		
門得替文	𑀀	𑀄	𑀈	𑀊	𑀎	𑀐	𑀔	𑀖	𑀘	𑀚
敘利亞文	ܐ	ܕ	ܦ	ܕܦ	ܠ	ܡ	ܢ	ܣ		
阿拉伯文	ا	د	ف	ك	ل	م	ن	س		
帕息文	𐎠	𐎡	𐎢	𐎣	𐎤	𐎥	𐎦	𐎧	𐎨	𐎩
亞美尼亞文	Ա	Դ	Ֆ	Կ	Լ	Մ	Ն	Ս		
佐治亞文	𐌆	𐌇	𐌈	𐌉	𐌊	𐌋	𐌌	𐌍	𐌎	𐌏
阿漢赫文	𐎠	𐎡	𐎢	𐎣	𐎤	𐎥	𐎦	𐎧	𐎨	𐎩

緬甸文	辛加爾文	孟加拉文	梵文	西藏文	坦密耳文	提盧谷文	格藍騰文
၃၀	၃၂	၄၅	ॐ	ཨ	అ	అ	అ
၃၁	၃၃	၄၆	ॐ	ཨ	అ	అ	అ
၃၂	၃၄	၄၇	ॐ	ཨ	అ	అ	అ
၃၃	၃၅	၄၈	ॐ	ཨ	అ	అ	అ
၃၄	၃၆	၄၉	ॐ	ཨ	అ	అ	అ
၃၅	၃၇	၅၀	ॐ	ཨ	అ	అ	అ
၃၆	၃၈	၅၁	ॐ	ཨ	అ	అ	అ
၃၇	၃၉	၅၂	ॐ	ཨ	అ	అ	అ
၃၈	၄၀	၅၃	ॐ	ཨ	అ	అ	అ
၃၉	၄၁	၅၄	ॐ	ཨ	అ	అ	అ
၄၀	၄၂	၅၅	ॐ	ཨ	అ	అ	అ
၄၁	၄၃	၅၆	ॐ	ཨ	అ	అ	అ
၄၂	၄၄	၅၇	ॐ	ཨ	అ	అ	అ
၄၃	၄၅	၅၈	ॐ	ཨ	అ	అ	అ
၄၄	၄၆	၅၉	ॐ	ཨ	అ	అ	అ
၄၅	၄၇	၆၀	ॐ	ཨ	అ	అ	అ
၄၆	၄၈	၆၁	ॐ	ཨ	అ	అ	అ
၄၇	၄၉	၆၂	ॐ	ཨ	అ	అ	అ
၄၈	၅၀	၆၃	ॐ	ཨ	అ	అ	అ
၄၉	၅၁	၆၄	ॐ	ཨ	అ	అ	అ
၅၀	၅၂	၆၅	ॐ	ཨ	అ	అ	అ
၅၁	၅၃	၆၆	ॐ	ཨ	అ	అ	అ
၅၂	၅၄	၆၇	ॐ	ཨ	అ	అ	అ
၅၃	၅၅	၆၈	ॐ	ཨ	అ	అ	అ
၅၄	၅၆	၆၉	ॐ	ཨ	అ	అ	అ
၅၅	၅၇	၇၀	ॐ	ཨ	అ	అ	అ
၅၆	၅၈	၇၁	ॐ	ཨ	అ	అ	అ
၅၇	၅၉	၇၂	ॐ	ཨ	అ	అ	అ
၅၈	၆၀	၇౩	ॐ	ཨ	అ	అ	అ
၅౯	౬౨	౭౪	ॐ	ཨ	అ	అ	అ
౬౦	౬౪	౮౫	ॐ	ཨ	అ	అ	అ
౬౧	౬౬	౯౬	ॐ	ཨ	అ	అ	అ
౬౨	౬౯	౧౦౭	ॐ	ཨ	అ	అ	అ
౬౩	౭౦	౧౧౮	ॐ	ཨ	అ	అ	అ
౬౪	౭౨	౧౨౯	ॐ	ཨ	అ	అ	అ
౬౫	౭౪	౧౪౦	ॐ	ཨ	అ	అ	అ
౬౬	౭౬	౧౫౧	ॐ	ཨ	అ	అ	అ
౬౭	౭౮	౧౬౨	ॐ	ཨ	అ	అ	అ
౬౮	౮౦	౧౭౩	ॐ	ཨ	అ	అ	అ
౬౯	౮౨	౧౮౪	ॐ	ཨ	అ	అ	అ
౭౦	౮౪	౧౯౫	ॐ	ཨ	అ	అ	అ
౭౧	౮౬	౨౦౬	ॐ	ཨ	అ	అ	అ
౭౨	౮౮	౨౧౭	ॐ	ཨ	అ	అ	అ
౭౩	౯౦	౨౨౮	ॐ	ཨ	అ	అ	అ
౭౪	౯౨	౨౩౯	ॐ	ཨ	అ	అ	అ
౭౫	౯౪	౨౫౦	ॐ	ཨ	అ	అ	అ
౭౬	౯౬	౨౬౧	ॐ	ཨ	అ	అ	అ
౭౭	౯౮	౨౭౨	ॐ	ཨ	అ	అ	అ
౭౮	౧౦౦	౨౮౩	ॐ	ཨ	అ	అ	అ
౭౯	౧౦౨	౨౯౪	ॐ	ཨ	అ	అ	అ
౮౦	౧౦౪	౩౦౫	ॐ	ཨ	అ	అ	అ
౮౧	౧౦౬	౩౧౬	ॐ	ཨ	అ	అ	అ
౮౨	౧౦౮	౩౨౭	ॐ	ཨ	అ	అ	అ
౮౩	౧౧౦	౩౩౮	ॐ	ཨ	అ	అ	అ
౮౪	౧౧౨	౩౪౯	ॐ	ཨ	అ	అ	అ
౮౫	౧౧౪	౩౬౦	ॐ	ཨ	అ	అ	అ
౮౬	౧౧౬	౩౭౧	ॐ	ཨ	అ	అ	అ
౮౭	౧౧౮	౩౮౨	ॐ	ཨ	అ	అ	అ
౮౮	౧౨౦	౩౯౩	ॐ	ཨ	అ	అ	అ
౮౯	౧౨౨	౪౦౪	ॐ	ཨ	అ	అ	అ
౯౦	౧౨౪	౪౧౫	ॐ	ཨ	అ	అ	అ
౯౧	౧౨౬	౪౨౬	ॐ	ཨ	అ	అ	అ
౯౨	౧౨౮	౪౩౭	ॐ	ཨ	అ	అ	అ
౯౩	౧౩౦	౪౪౮	ॐ	ཨ	అ	అ	అ
౯౪	౧౩౨	౪౫౯	ॐ	ཨ	అ	అ	అ
౯౫	౧౩౪	౪౬౦	ॐ	ཨ	అ	అ	అ
౯౬	౧౩౬	౪౭౧	ॐ	ཨ	అ	అ	అ
౯౭	౧౩౮	౪౮౨	ॐ	ཨ	అ	అ	అ
౯౮	౧౪౦	౪౯౩	ॐ	ཨ	అ	అ	అ
౯౯	౧౪౨	౫౦౪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౦౦	౧౪౪	౫౧౫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౦౧	౧౪౬	౫౨౬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౦౨	౧౪౮	౫౩౭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౦౩	౧౫౦	౫౪౮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౦౪	౧౫౨	౫౫౯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౦౫	౧౫౪	౫౬౦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౦౬	౧౫౬	౫౭౧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౦౭	౧౫౮	౫౮౨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౦౮	౧౬౦	౫౯౩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౦౯	౧౬౨	౬౦౪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౧౦	౧౬౪	౬౧౫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౧౧	౧౬౬	౬౨౬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౧౨	౧౬౮	౬౩౭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౧౩	౧౭౦	౬౪౮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౧౪	౧౭౨	౬౫౯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౧౫	౧౭౪	౬౬౦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౧౬	౧౭౬	౬౭౧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౧౭	౧౭౮	౬౮౨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౧౮	౧౮౦	౬౯౩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౧౯	౧౮౨	౭౦౪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౨౦	౧౮౪	౭౧౫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౨౧	౧౮౬	౭౨౬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౨౨	౧౮౮	౭౩౭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౨౩	౧౯౦	౭౪౮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౨౪	౧౯౨	౭౫౯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౨౫	౧౯౪	౭౬౦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౨౬	౧౯౬	౭౭౧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౨౭	౧౯౮	౭౮౨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౨౮	౨౦౦	౭౯౩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౨౯	౨౦౨	౮౦౪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౩౦	౨౦౪	౮౧౫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౩౧	౨౦౬	౮౨౬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౩౨	౨౦౮	౮౩౭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౩౩	౨౧౦	౮౪౮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౩౪	౨౧౨	౮౫౯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౩౫	౨౧౪	౮౬౦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౩౬	౨౧౬	౮౭౧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౩౭	౨౧౮	౮౮౨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౩౮	౨౨౦	౮౯౩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౩౯	౨౨౨	౯౦౪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౪౦	౨౨౪	౯౧౫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౪౧	౨౨౬	౯౨౬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౪౨	౨౨౮	౯౩౭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౪౩	౨౩౦	౯౪౮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౪౪	౨౩౨	౯౫౯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౪౫	౨౩౪	౯౬౦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౪౬	౨౩౬	౯౭౧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౪౭	౨౩౮	౯౮౨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౪౮	౨౪౦	౯౯౩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౪౯	౨౪౨	౧౦౦౪	ॐ	ཨ	అ	అ	అ
౧౫౦	౨౪౪	౧౦౦౫	ॐ	ཨ	అ	అ	అ

恐讀者不明白其中漸變經過，茲特舉一反三。

我們看了文字演化的圖，可知道幾點：(1) 咸從埃及官書字演

化而來；(2) 對之或顛倒，或省卻，或使圓，或使尖，或順筆運轉；(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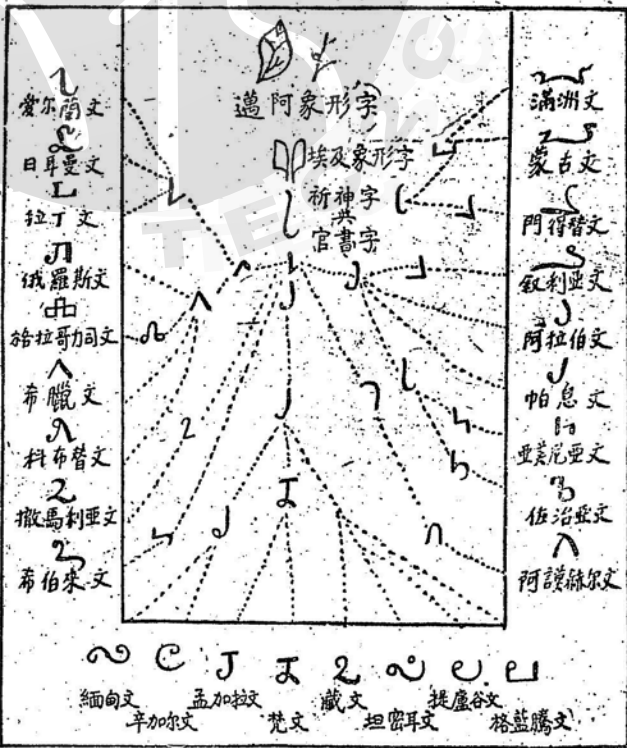
文字中有粗細，可知多少受楔形化的影響；(4) 有的保持官書字原

形，有的卻非常模糊；(5) 東方諸地的文字，其筆劃較西方諸地少；(6)

凡表中地處相近的文字較共通，互象；(7) 表中無漢文，因漢文是單

字制，其餘為拼字制；單字制為無限的，無法旁通；拼字制為有限的，能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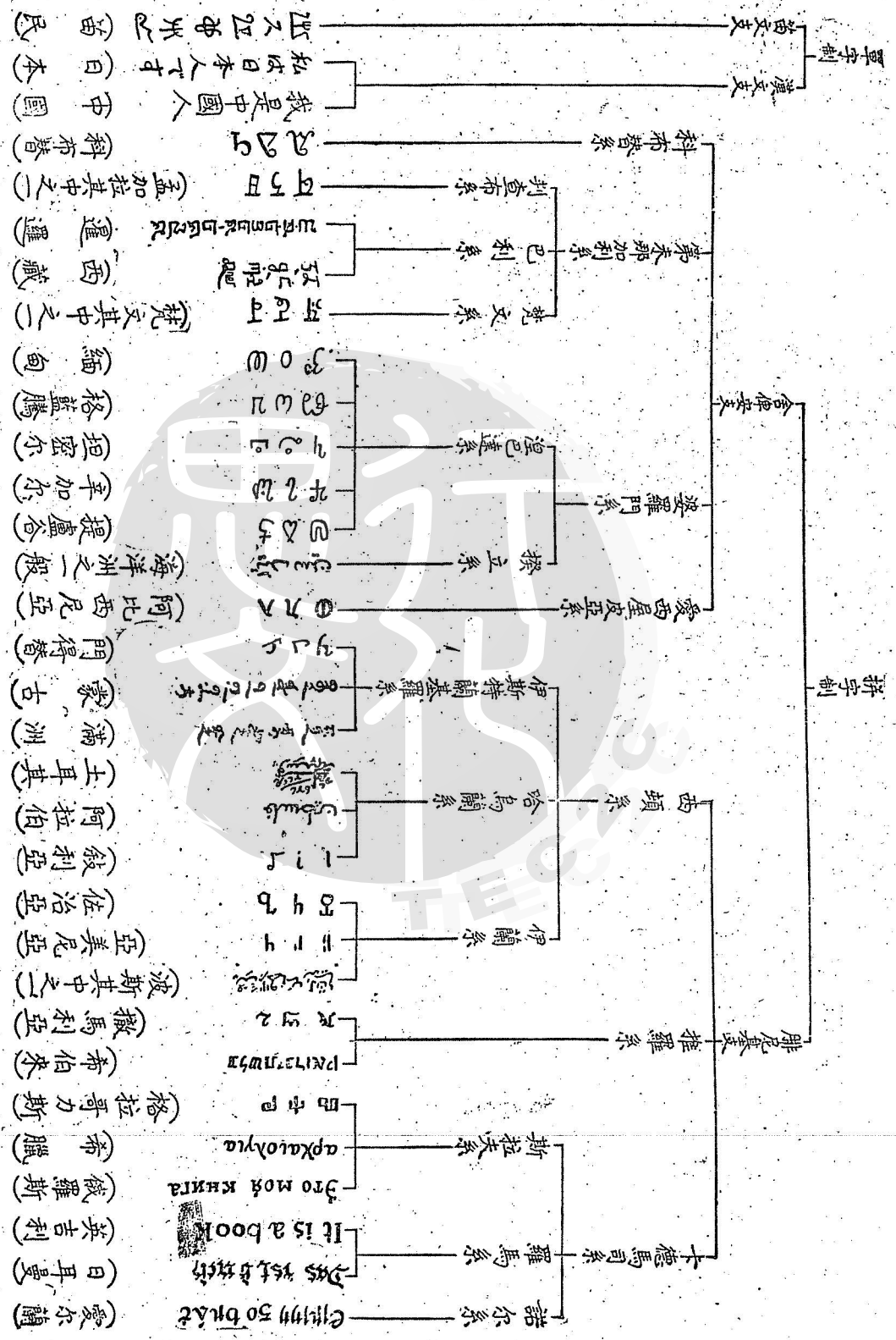
通，且歸納較便。——這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嗎？我們看到世界上種種



奇形怪狀的字，卻能尋到一源，可知人類是怎樣一種東西了。多少年代前創了文字，多少年代與地域的分畫，還是不脫「鄉土氣」。我們看到現代的文字，不是能回憶起「茹毛飲血，穴居野處」的情景，無限的歷史影片，所以倍根有過這樣一句話：「寫的字，有歷史的結晶，牠們與妙的結構，是永存不變的過去。」

六

過去沒有分類，分類是現在的事。



一般邏輯講來，分類須有三個原則：(1)一個單一的標準，(2)被分類的事物的通性，(3)小類之和等於大類。文字的分類亦然。文字分類的標準是字形。有種文字分類以國為別，例如英文、法文、日文，這是錯的。英文、法文都為拉丁系，日文為漢文系，印度有幾百種變體文字；如果這樣，既不勝其煩，又不能使小類之和等於大類。又以讀音為標準，則勢必取消文字學，因其為語言學之任務。所謂被分類的事物的通性，就是凡用同一字形之文字，皆為其通性；否則為異性。所謂小類之和等於大類，就是同形之字歸成一大類，並須受治於大類。在這三個原則中，無疑第一個為最重要。我們這裏的分類，就是嚴守着字形這個標準。

在第三章中曾說過，文字的分野為衍形與衍聲兩種；現在不妨加以補充。所謂衍形就是單字制，即一音一字，不用字母拼音；在現在諸主要文字中，除漢文外，恐無其他。衍聲就是與衍形相反，為拼音制，佔絕大多數。我們承認，文字分類的主系，為衍形的單字制與衍聲的拼音制。

海根在其同書中有過一張分類樹，不過他好像專為拼音制而設，沒有漢文。他的分類很好，讀者不妨參閱，拙著歷史的過去也採用，載東方三十二卷十九號。安插漢文的法子，在其樹幹上另畫一根樹枝好了。

我不是說過給每種文字舉例嗎？現在一想太難了。我那裏懂得全世界的文字，所識有限，不免見肘。既然說了，不得不做。有的寫上句子或單字，甚至幾個字母。其中意義讀音一併不誌。致於單寫字母的，如讀者要使牠成字或句，可從郵票、商標、聖經、外人的信札處那裏收集。還有一

點，本章漢文從略，待下一節再詳說。

少說閑話。只此一家的文字老店是埃及字。埃及的最古書為 Ptolemy 的書 (Book of Dead)，述宗教的事。這兩本書都是用祈神字寫的。埃及的祈神字是拼音制的老子。

紀元前一千六百年——大約如此——摩西教以色列人出埃及至迦南，他老先生學過埃及字。於是閃族 (Semitic) 的希伯來人採取了埃及字。

閃族的鄰舍巴比倫和亞述，因書寫用具和求簡，楔形化了。用慣了，字形大起變化，結果分成拼音系中的兩大支：腓尼基 (Phoenician) 與舍俾安 (Sabeian)。

腓尼基就是北閃族，有跡可考之文字在「摩押碑」上 (Moabite Stone)，在紀元前九百年間。後來，推羅與西頓 (Tyre and Sidon) 兩城衰落，腓尼基商人經商於地中海一帶，到了荷馬時代的希臘，演出一個叫做卡德馬斯系 (Cadmenean branch)。

同時，埃及遭愛西屋皮亞人 (Ethiopian) 的侵略，文化衰落，造成亞述巴比倫的武力，征服猶太民族。經過種種變化，造成推羅系 (Tyrian branch)。

漸後，波斯、米第亞 (Media) 與馬其頓諸國互爭，盛衰交替，造成西頓系 (Sidonian branch)。

舍俾安屬於南閩族，其經商旅程，不如腓尼基人的北、向南的。因此，腓尼基為地中海與歐羅巴的鍵鑰，舍俾安便成為非洲與印度間的鍵鑰。其文字含有明顯的埃及官書字的樣子。

在紀元前一千年間，舍俾安人與愛西屋皮亞人通商（即今之阿比西尼亞人）。阿比西尼亞的王門尼力克（Menilik）是個漫遊家，因此帶進了舍俾安文，成了愛西屋皮亞系（Ethiopian branch）。

同時，舍俾安人和達羅毗荼人（Dravida）合夥經商，到印度各地輸入文字，成立一種新文字，叫婆羅門系（Brahmi branch）。這種文字分佈最廣，成了今日從印度洋到南太平洋諸地的複雜文字。

有一系也屬於舍俾安支的，叫科布替系（Coptic branch）其文字，仍有埃及官書字的成分，迄今未變，仍為埃及族的科布替人沿用着。

在印度北部發生的一種文字，叫第末那加利系（Devanagari branch），北至西藏，南至暹羅，都受此影響。

上面便是腓尼基支和舍俾安支所分成的七個大系。後來的再分化，其情形如下。

當希臘民族，挾其卡德馬斯型的文字，縱橫於歐洲的時候，與歐洲南北部諸人的經商遊歷，便造成了今日歐洲諸文字。在東部為諾爾系（Nordic），在南部為羅馬系（Roman），在北部為斯拉夫系（Slavic）。諾爾系即愛爾蘭人之字。羅馬字後來化成拉丁字，為英、法、意等文字，又一種為日耳曼文。斯拉夫系實從希臘原字化出，故希臘也包在內。

於是成為基督教的文字了。

推羅系是猶太教的文字。

西頓系那末是宣傳回教的工具了。有個信波斯教但雅利安人的大流士轉化成伊蘭系（Iran）。另一種從阿拉米亞文字演變為哈烏蘭系（Hauranitic）。君士坦丁總主教涅斯托（Nestorian）用伊斯特蘭基羅系（Estrangelico）文字推行其景教。

婆羅門系便成了佛教的文字。阿輸迦五推行佛教的結果，在大陸的化為涅巴達系（Narbuddha），在海洋的化成今日海洋洲諸地的揆立系（Kari）。

在北印度，第末那加利系，分成了三派：梵文系（Sanskrit），巴利系（Pali）與查布系（Punjabi）。

單字制重要的是漢文，包括中國及日本。我們開始舉例。

七

研究自己的文字，不應帶有偏見。我們不必有「敬惜字紙」的態度，也不可猛視之為「毒蛇猛獸」。

中國文字怎樣起源的？這問題難解決，猶似我們民族怎樣起源一樣。漢族有的說是外來的，像從帕米爾高原、埃及文字亦然。世界文化的熔爐在小亞細亞，單獨發展的只有漢族。我們民族有「北京人」的化

石，我們也有古遠的文字。我承認中國的歷史是自發的，因為有自發的條件，如黃河流域，溫良氣候。中國與埃及是世界兩個策源地。

文字的起源是自然的事，但我們史載中卻有創造文字的人。這是

傳說。在亞美尼亞人中亦有這樣的傳說：基督教徒麥斯洛賓（Merops）在夢中悟得亞美尼亞文；其實是波斯文與希臘文的混合種。中國

的麥斯洛賓是倉頡。好像韓非子五蠹篇：「倉頡之作書也，自環者謂之私，背私者謂之公。」呂氏春秋：「倉頡作書。」淮南子修務訓高誘註：

「史皇倉頡生而見鳥跡，知著書。」這還有點兒道理。但道世在法苑珠林裏的話，未免神話化了：「昔造字之主，凡有三人，長名曰梵，其書右行；次曰盧，其書左行；少者倉頡，其書下行。」那末倉頡到底怎樣一個人呢？有的說：「倉頡，黃帝之史官；」「倉頡，古之王者；」「倉頡在庖羲之前；」

「倉頡，史皇氏，名頡，姓侯剛，龍顏修哆，四目靈光，上天作合，為百五憲。」算了吧。神話中的人物，誠如沈兼士先生所說，倉頡即「創契」之

轉音。萬一有倉頡其人，也決不是文字的創始者，而如麥斯洛賓的加以混合或改良，孝經援神契載的「倉頡效象洛龜，」「河圖玉版載的「靈龜負書，丹甲青文以授帝。」可說有些道理。——沒有誰創造中國字，自然發生。

怎樣「自然發生」？按之一般文字學。第一期輔助記憶符號：「事大其繩，事小其繩；結繩之多少，隨物衆寡。」（虞翻易九家義）畫八卦，無從查考。可考者圖畫時期，好像殷墟甲骨文與金文。真正的文字

的圖畫在殷之前的夏：「昔夏之方有德也，遠方圖物，貢金九牧，鑄鼎象物，百物而為之備，使民知神姦。」（春秋，左氏）不過，夏時未曾發掘，到殷時已進化為圖畫的文字了（象形字）。夏或者可說是漢文的開始。殷文的發掘者開始於羅振玉，地點在安陽縣，即武乙之廢墟。我們可擬摹幾個出來：

羊	馬	鹿	豕	犬	龍	人	鳥	赫	光	網	畢
---	---	---	---	---	---	---	---	---	---	---	---

金文的樣子也差不多。到周宣王有個太史「籀」作了一種文字，叫大篆，或叫籀文，或叫古文，約有五千多字。到東漢，許慎作說文，有九千餘字，其中八千餘字為表意字。中國才進入文字第三期。

假使籀文已進入表意字，則我們今日已定留了二千七百六十二年，還未進入第四期。

埃及從象形到標音只有一百三十五年。

在字體一方面，由史籀的大篆，李斯的小篆，程邈的隸書（官書字），陳邈的楷書，杜度的草書，劉德昇的行書，民間的俗書，無論其目的在求簡從速，仍一方塊一方塊的單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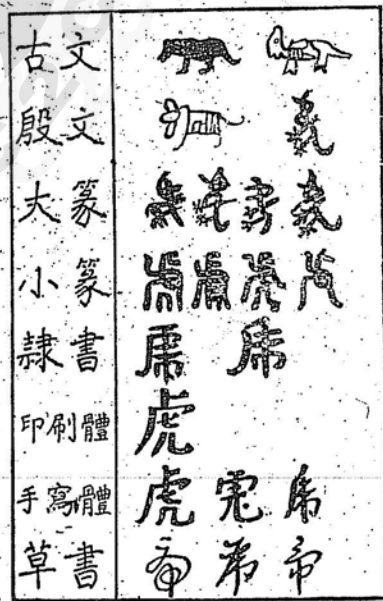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人的文字，邦之風是厲害的。在五四運動前，文字與語言是分開的：我們的語言為「你為甚麼不快些死」，我們的文字卻為「爾何不速死」。文字為語言的記號，古文變了「非語言」的記號，無意義之

至。現在已語文統一了。

再講中國文字的分類。第一種是照文字意義分「(1)象形的，乃是模擬物形而作，如日月、水、山等字。迨後世應於時代的要求，乃逐次增加其數，從而造成(2)指事的，以象形為本，增減其點畫，以表現事物的性質，如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上、下、本、末」等字。還有(3)會意的，合二以上的意義之已經成文字者，而抽其意義，如「武、信」等字。(4)假借的，已有語言聲音，顧無其字，則借用與此聲音相符的文字，如「竹節」之節，可假借為節操之節，「竹管」之管，可假借為管轄之管。又有(5)形聲的，合兩文為一字，半以表示性質，半以發出聲音，如「江、河」等字。(6)轉注的(建類一首同，而意相受，考老是也。——因原作者有誤，刪之)……此等文字，稱做「六書」。——日本高桑駒吉論中國文字之起源和變遷。不過，以近代中國文字看來，尚有增為「七書」之必要。第七書就是外來的，好像匈奴的單于，突厥的可汗，希臘的葡萄，印度的涅槃，波斯的鹹水妹，英國的摩托卡，日本的不景氣，南洋的紗籠，化學、物理中的鈹、氬。

第二種以文字的體式分。中國字富於美術意味，所以字體很多，古今的書家真是汗牛充棟。好像八卦、金文、石文、龜甲文、漆文、蟲書、科斗文等等。古文、隸書一類，行書、草書、章草、飛草等八種草書；宋體、魏碑體、俗體等，以及所謂梁庚元威一百二十體……名稱頗多，不必盡錄。總稱之為「裝飾文字」吧。此種「裝飾文字」的變化，可從下面一個圖看出：

第三種照漢字的勢力分。中國雖不敢稱為世界文化策源地，但為



東方文化策源地無愧。在這三千年的文化歷程中，受過中國之恩惠的

不計其數。所謂「歲歲來朝，年年進貢」的小國，中國抱着寬宏大量的心地，服之以德；即使中國被征服了，仍能使異族同化。中國的「東蠻西戎，南羌北狄」，至今還帶些中國的服式、禮節、風氣、語言、文字的宿根。

(1)日本。在唐太宗貞觀五年，日本舒明天皇遣大上御田鍬使于唐，並遣留學生來學，其中有清安元理、惠隱等學成歸國，提倡文化。先全用漢字，後吉備真備再就正楷片旁作片假名，空海又就草書作平假名，兼用漢字。這樣，就造成了目今日本文字。好像：

コーヒーの中には牛奶を御入れになりますか。

這是說「咖啡中要加些牛奶嗎？」其中「コヒ」便是片假，「の」にはをれになりますか。便是平名，「中牛奶御入」便是漢文。所謂片假，即是採取漢文正楷片旁之一部，如「アイ」讀「阿伊」即取「阿

「伊」之左旁，平假即仿漢文章楷之狀，如「アイ」之平假爲「あゝ」，即草楷「安以」之轉化。由此，可見其受漢文影響之深。

(2) 朝鮮。朝鮮在漢遼東塞，與中國交通非常方便。有說其人爲箕子之後裔。

(3) 安南。安南與中國的交通很早開始，故文化甚受中國影響。如安南語的「三」爲 *ba*，故合其本音參以漢義作「匹」。亦有直用漢字者，如「沒」即「一」，「固」即「有」。

(4) 西夏。西夏本党項羌，唐初居靈夏諸州。唐末賜姓李，至宋又賜姓趙。西夏常與中國作亂，故仁宗時，遣國人主治，助理其王趙元昊，勢乃振。永樂一戰，宋死六十萬人。後爲蒙古所滅。西夏文字云係趙元昊所作，實參照漢文，改頭換面而已。

(5) 金。金本女真族，南北朝時，分七部，曾建國曰渤海國，爲契丹所滅。後阿骨打立，重建國曰金。宋徽宗時，阿骨打之弟吳乞買侵宋，雄才大略，卒破宋。後宋南遷，重建國土。至宋理宗合蒙古攻之，乘其內亂，遂亡。他們的文字是阿骨打（金太祖）命完顏希尹仿漢文作的。

(6) 契丹。契丹即遼，居我國北部，與俄國接近，故俄人呼我們爲「契丹」。其始皇爲耶律阿保機。後王天祚不振，宋徽宗合金攻之，就亡。天祚之臣耶律達什率衆西去，建西遼國，到蒙古興，被滅。其文字即用漢人刪隸書而成。茲各舉一例以見其都脫胎於漢文。

可是，這都已爲歷史的陳跡了。日本雖至今仍用漢文，但也在熱烈

契丹	金	西夏	安南	朝鮮	日本
金クハ壺 吳又少粟支井文庚	羌勃執敏刃弼火絲慈系砒今砒今	概迳旣 夜斲 後斲 斲斲 斲斲 斲斲	燥燄如耀 鞞 鞞 鞞 固 陵 鞞 妥 負 烟	신 단	コトヒの中には牛奶を御入乳に存ります方

六國

提倡廢止，主張全用假名。朝鮮自亡於日本後，文已不興。安南以前仿漢文作的叫 *Ch'ang Hōng*，雖現其架床疊屋，亦可作我國往昔強盛之紀念；但從亡於法國後，此種文字早已在淹沒途中，新興的是羅馬字拼音了。西夏已入我國版圖，即其在元昊子諒祚立，早已廢止，全用漢文了。金後入居中原，悉皆漢化，契丹亦然。

第四種分類以中國境內各文爲標準。雖與以字形分衝突，但屬於我們國家的，不必詳述，舉例如下。

郭沫若先生說：「中國人的鼓睛暴眼的文字，實在是比穿山甲比蝟毛還是要難於接近的逆鱗。」不錯，漢文的形狀，一方塊一方塊的單字，累贅的象形與表意字，實在是困難的無怪外人不能懂，不能吸收外來的拼音字，懂的人不透彻，有百分之八十的漢字犧牲者，種種印刷，打

苗字	字別音義	藏字	回字	蒙字	滿字	字別音義
以心送口	曷阿懦拉——這個孩子	奴氣能	比必切	支多勿多	多多勿多	汗騰格里敖拉——天山的主峯

字的不便。但在世界密切關係下，提高自己文化下，都有這種需要。於是，有提倡漢字革命的呼聲。大概可分成三派：

- (1) 見於漢字太難寫的——如鸞鸞鸞鸞鸞
 - (2) 見於漢字不標音的——如日日山水龍淮
 - (3) 見於漢字孤於世的——因拉丁文為通用
- 一國文字成於自然，但有弊端改亦應該。我們舉出幾種，假使眾人默許某一種，少數人不得不從。

八

世界的進步沒一刻停止從埃及象形字演化到今日各種文字，可

東方雜誌 第三十四卷 第八號 比較文字學淺識

求國際化	求標音	求簡單
拉丁化	林蜂新字	勞乃宜簡字
世界語	注音符號	王照簡字
拉丁化	石行寫白字	簡體字
Zhnguoq sh guld	La Esperanto-estas grandioza	简体字是大众的
(中國字是孤立的)	(世界語偉大)	(簡體字是大眾的)

說是在進步了；但是還有更好的在前面，使人們進而追之。我們就來看這趨勢吧。

在羅馬系的國家，他們的趨勢要從拼音到單字，從綜合到分析。好像他們已倦於運用各種語尾變化與拼音了，要求一種更簡單的文字。由英文的 through 化成了美國人的 thru，這是拼音上的求簡；從 thou shouldst love 到 you should love，這是語尾變化的減少；從拉丁的 edo, edio, edit, 分析成 I eat, you eat, he eats……這些便是好例。所以海根說：「仍舊沿襲着那拼音的老法，連累我們子孫也受這種拼字法的煩難，因為最完美的文字是一字一音，每一音有一字。」羅馬系的人要漢文化起來。

我們漢文呢？卻要羅馬化。我們已受了幾千年強記一音一字的痛苦，所以要改良為標音的羅馬字。又如弱小民族的文字也要羅馬化。我看你的好，你看我的好。倒底誰的好？我也難以回答。海根是個醫

110210 生，他看慣了種種醫學上的符號，化學上的記號，不免發出這種詛咒般字之聲，喜歡一個個的符號。我們中國呢？受單字制的患也很顯然。想來想去，還是拼音的好，而不妨來個折衷辦法：就是多多採用各種符號，或

世界最新文字

Forte ni staru, fratojamataj,
Por nia sankta afero!
Ni bataladu Kune tenataj
Per unu bela espero!
—L. L. Zamenhof.

為世界共通的，或為一國的縮寫及特有記號。文字只求簡單，達意則用拼音易達意，用符號易簡單。

共有符號	♂ (火星) ● (雨) 9 (九) (平行) H (氫)
特有符號	⌘ (金鎊) CO (公司) YMCA (青年會) OZ (兩)

研究比較文字學有什麼用途呢？我們有這樣一個故事。歐基利得

(Enchid) 向國王托勒密說：「陛下，到幾何學去是沒有帝王之路的。」一個呆笨的學生問他：「學習了這些東西有什麼好處？」歐基利得就吩咐他的僕人說：「給他一個辨士吧，因為他必須從學習中得些利益。」研究比較文字學或許可以到某地去賺錢好便利點，除此外就是：

(1) 知道歷史。歷史是時間的科學，文字是空間的科學，不但須相扶而行，並須在歷史不可稽查的當兒，問之於文字。譬如英文中的 foot (尺) 可推知原始人的用足計數，猶如孩子們的扳指計數； saturnine (莊陸的人) 是原始人對星宿的神話，因 saturn 是木星。我們稱「犧牲」是往昔祭神時供殺戮的牲物。「毋忘，縮衣帶作結記之」這俗語是結繩記事的遺痕。

(2) 知道文字的策源。

(3) 可以拋磚引玉。研究比較心理學，從猴類鼠類得到人類心理的解決；研究比較文字學，可從別的文字中得到自己文字的概念，利用這概念，使自己文字更易整理，更易改良。好像英文中的 sacrifices (犧牲) 轉為一切東西的毀亡，我們亦然。高本漢 (Karlgren) 用拉丁字研究中國韻母，使之更清楚，比之我們自己韻母研究，實是新記錄。

(4) 可知各民族往來交通的情況。佛教輸入我國，我們有「佛陀」「涅槃」「南無」等字。腓尼基的經商歐洲，羅馬民族的傳教歐洲，造成今日的文字。尤其在近日，世界交通更切密：日文中，有英文的 ステキ (手杖)，英文中有日文的 kinoko (着物)，中文中有英文的沙發，

英文中有中文的 kowtow (磕頭)；英文裏有法文的 table (桌子)；北美土人的 tobacco (煙草)；南美土人的 banana (香蕉)；阿拉伯文的 algebra (代數)；德文的 weltliteratur (世界文學)；突厥語的 khaan (可汗)。

(5) 改進世界文字。將來總有一天，大家爲兄弟，要一個自然的世界語，這也要從比較文字學或語言學中搜求共通的文字。好像 mama, papa 全世界都如此。中國字的責、訴、拖、理、性、香、君、蜜、鹿、禮都與英文不謀而合 (fee, sue, tow, reason, scent, king, mend, roe, rite)。梵語「比多」爲父，「莽多」爲母，「婆羅多」爲兄弟，「鬱特」爲水，都與英文及其他拉丁語相通。將來的世界語便是這一種。

(6) 他如人種學、社會學、考古學、文學、藝術、文化史等，多少有補益。

九

「屠格涅夫從他的病榻上給與俄羅斯作家們最後的遺言中之一項，會請求俄羅斯的作家們把「我們寶貴的遺產——俄羅斯的語言」(文字)永遠保存其純潔。」(Kropotkin: Russian Literature, 1903)



Ideals and Realities)——算作結論。

一九一〇三五

參考書編者要我作參考書，雖了。因歐洲文字即語言，文字學不發達，甚至沒有文字學之專名，此刻不妨取一個爲「Alphabetics」。國人也無此大力，作者不過作介紹者吧了。但下面幾本可以供獻給讀者的。

E. M. Thompson: Handbook of Greek and Latin Palaeography.

E. Oeldd: The Story of Alphabet.

Hammetton: Outlines of Great Books.

Passy: Outlines of Comparative Phonetics.

H. G. Wells: Outline of History.

張世祿：語言學概論，文字學概論。

何仲英：文字學綱要。

樂嗣炳：語言學大意。

李中吳：文字之歷史觀與革命論，其中載有賀昌翠譯海棧的文字的起源。

林語堂：語言學論叢。